



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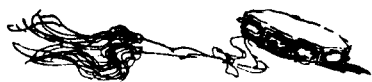
说唱创作选集



作家出版社

中国曲艺研究会主编

說唱創作選集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執照出字第057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號889 字數124,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6 7/8 插頁4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5800册

定價(6) 0.60元

編輯前言

一 解放以来，各地报刊上先后发表了不少說唱作品，这里編选一部分出版，希望能在丰富曲艺上演节目和推动說唱作品的写作上起到一些有益的作用。

二 这里选收的作品，有些是根据其它文学形式的作品改編的，但經過改編，已成为具有說唱特点的作品了。我們认为，这种改編工作，目前还是很需要的，所以也选入了几篇。

三 选集所根据的資料，很不完全，同时限于我們的能力，难免不当之处，望大家指正。

中国曲艺研究会

1957年2月

目 次

石不烂赶車	赵树理 (1)
新事新办	張景华 (41)
两亲家	韓起祥、徐盛虞 (57)
傳家宝	王尊三 (70)
爱国母亲張玉兰	邵子南 (101)
荣單鋤奸記	李 筏 (147)

石不烂赶車

赵树理

上 部

貧农石不烂，
故事一大串，
有人告田間，
写了赶車傳。

(白)这四句話，原是“赶車傳”上开头的四句。“赶車傳”是田間同志作的一本长詩，叙的是石不烂赶車的事，咱老赵就拿这个故事編了一个鼓詞。

听书的朋友們或者要問：既有了田間同志的赶車傳，为什么还要你来編鼓詞呢？朋友們！这可以說是各有各的路道。各人的爱好不同：有爱讀詩的，有爱听鼓詞的，可是詩不能当成鼓詞唱。諸位想听鼓詞，就听我的；想讀詩，請你再买一本田間同志的“赶車傳”——“赶車傳”是“人民文艺丛书”中的一本，新华书店出版。

来历交代清楚，就說起来吧：

說的是：七月初四月弯弯，
挂在山头小店边，
山腰里有个赶車汉，
赶着輛盐車走上山。
說此人姓石外号石不烂，
腿又拐来腰又弯，
在这条路上常来往，
住店房不用問价錢。
这一天坡又陡来天又晚，
石不烂手中响着一条鞭，
不多时赶到山頂进了店，
店掌柜和他鬧着玩。
掌柜說：“石不烂你还没有烂？”
这老石說：“烂了我你賺誰的錢？”
店掌柜拿来灯一盞，
石不烂卸下車子把騾拴。
石不烂喂好牲口洗了个臉，
坐在鋪上抽旱烟。

(白)石不烂进着店来，和掌柜嘻嘻哈哈开着玩笑，一溜一拐卸下車子，拴住牲口，添上干草，取下行李，找好鋪位，秤上麸料，报过飯，洗过臉，回到房子里来。只見他的鋪位左右已經住滿了客，坐的躺的，說說話話，十分熱鬧，自己也就坐在自己的鋪位上吸起旱烟。

这些客人們，見石不烂走起路来一溜一拐，有的覺着

可笑，有的覺着奇怪。中間有個蒼白胡須的老漢，眼睜睜看了他大半天，就問他說：“老兄弟！你这个腰是怎么一回事呀？”石不烂看了他一眼說：“你問我这腰呀，要說起这个来历，最好是到了明天，你也不用走，我也且住下，让我給你說它三天三夜，差不多就可以說明白了！”那个老漢說：“咦！不料你这老弟也是个会講話的！咱們哥儿俩都一样：車子都放在院里，騾子都拴在槽后，只要你能說三天，哥就不能只陪你两天半！”两个老头子这样一答上話，引得滿屋子里的人哈哈大笑，有个小伙子說：“得勁！你两位算是配搭上了！”

这时候，石不烂又朝着門口喊了声：“店掌柜！”掌柜的远远答应：“知道！馬上就来！”石不烂說：“你知道什么？”掌柜說：“还不是你那老規矩！”說着就送上一壺酒来。石不烂說：“不錯！你算个孝順的！”掌柜說：“赶騾子三年，还摸不着騾屁股！”

石不烂接住酒壺，隨便向大家謙趾了一下，也不用杯，也不要菜，倒轉酒壺一鼓勁灌下去。他喝过了酒，又給牲口添上草料，店里就送上飯来。

吃飯中間，大家見石不烂面紅耳热，滿头大汗，知道他已經帶了几分酒，等他吃到第三碗飯，以前和他說話的那個小伙子就故意撩撥他說：“你說你那腰的故事能說三天，人家就有人愿意陪你三天，你为什么还不說起来呢？”石不烂說：“你这个后生！人家陪我，我自然要給人家說；你要想听，你陪不陪？”小伙子說：“陪！”石不烂說：“好！

誰愿意听我这个腰的故事，总算看得起我石不烂。你们河北省八路军老根据地的穷苦人，村村闹翻身，人人倒苦水，咱石不烂在你们河北没有立过户口，就把咱的苦水倒在这个小店里吧！”

石不烂推开饭碗开了腔，
叫一声：“众位老同行：
我姓石外号叫个石不烂，
在山西孟县有家乡。
在家里本是个穷佃户，
那地主叫个朱桂棠。
我有个女儿叫蓝妮，
朱桂棠强要逼她作偏房——
在七年以前遭荒旱，
家家的地里不收粮，
朱桂棠差他的狗腿朱二黑，
送给我红纸帖一张。
这狗腿嘻皮笑脸先道喜，
他说道：‘东家对你赏了个光：
东家说今年夏天没有下雨，
到秋来遭下大灾荒，
十个穷人九饿肚，
打量你家也断了粮。
咱的东家，为积阴功行方便，
愿娶你蓝妮作偏房。’

那狗腿說罢这番話，
气得我两眼冒火光。
朱桂棠那年五十岁，
八字胡須寸把长；
三尺半个子挺着个肚，
好象一口半截缸；
見了人一副黑喪臉，
說話好象扛着枪；
吃人咬人不說理，
人人叫他活閻王，
象这样一个狗东西，
怎配我一十九岁大姑娘！
若不是他家势力大，
我定要劈面揍他两耳光！
可恨我是他一个穷佃戶，
不敢与他論短长。
我只把恶气变成好气，
跟他的狗腿好商量，
我說道：‘东家有心照顧我，
阿弥陀佛我燒香，
只可惜穷人家女儿不懂事，
沾不了东家这个光，
煩劳你管事的回府去，
在东家面前帮个腔；

你就說我老石不敢答应，
还請东家多原諒！’
那狗腿听了我的话，
把他的狗臉一黑喪——
他說道：‘送给你臉面你不要，
枉費了东家好心腸。
你今年一顆租米也沒有給，
去年还欠三斗粮，
你若是从下这件事，
那两笔賬儿我承当；
倘若你有点不情愿，
快快繳租咱无話讲；
两条路你拣一条走，
还要你自己拿主張。
东家的脾气你知道，
人送外号是“活閻王”，
你若是一下惹恼了他，
給你个味道够你尝！’
那狗腿說罢撇起了嘴，
一副黑臉賽城牆，
把紅紙帖子扔在地，
掉轉屁股走他娘！”

(白)那个小伙子听到这里說：“哈哈！这不是在活人
眼里伸拳头嗎？不能到县里告他去？”

石不烂說：“你說告狀呀，老弟！我告過了：那狗腿走后，我越想越忍不下去。我想欠租只說欠租的話，怎么能叫我用閨女來頂？我就跟他打這場官司！第二天我一怒氣起了個五更，趕天明跑到城里闖進了衙門，就在那大堂口連聲喊叫：‘冤屈！冤屈！’喊了半天沒有人答應，又喊了幾聲，在那大堂后邊走出一個人來，頭上留着短頭髮，披着一件大褂子，看樣子好象才洗過臉。他一出來就指着我說：‘咦！哪來你這個瘋子？怎麼大清早跑到大堂口來唱戲？’我說：‘我是告狀，哪里是唱戲？’他說：‘拿狀來看！’我說：‘我不會寫，就憑的是口說！’他說：‘哈哈！我說你是唱戲你還不承當呢！這當堂喊冤是戲上的辦法，真正告狀有告狀的規矩：第一步是寫狀；第二步是呈狀；第三步是候批；要是批准了，第四步才是傳人審訊；要是批不准，還得再寫、再呈、再批。你當就是那麼簡單呀？’我說：‘我們鄉下人不會寫狀，能找個人寫嗎？’他說：‘可以！你拿五塊現大洋來，有的是寫家！’我說：‘寫個狀就要那麼多的錢呀？’他說：‘你真是個沒有告過狀的，“天下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休進來”，衙門口的路是錢買的。不說寫狀，呈一呈狀也得花你個一塊兩塊，送一送批也得花你個塊兒八毛，不破出一兩石小米來，不用想打完一場贏理的官司，要是輸了就更沒有底了！’他這麼一說，說得我涼了半截。糠窩窩還吃不起，哪里找一兩石小米去？我說：‘拉倒吧！這個狀咱告不起！我算惹不起朱桂棠就是了！’

“那人本来要往回走，见我提起朱桂棠，扭回头来打量了我一下说：‘好家伙！你还想告朱先生？你这个来头可真不小！告他什么事？’我听他这语音，一定跟朱桂棠是一伙，不过他既然要问我，我就敢说——满理的事情怕什么？我说：‘朱桂棠要霸占我的闺女！’他说：‘不象！朱先生不是讹人的人，一定还有别的缘故！’我说：‘朱桂棠说我欠他的租，要我拿闺女来顶！’他说：‘欠人家的租，还有什么话说？你把租还清，他还要你的闺女吗？’我说：‘我哪里欠他的租呀？谁不知道今年遭了旱灾，一颗粮食也没有打下。我还没有吃的，难道就给他长出租粮来了吗？’他说：‘算了！我早就知道你是个疯子！不论打不打粮食，租粮还能不缴吗？朱先生愿意和你结亲，还不算提拔你吗？朱先生来到县里，县长还得陪人家打个牌，你凭什么能告倒人家？傻瓜，去吧去吧！’他就是这么唧唧喳喳教训了我一顿，掉转头又回大堂后边去了，冷冷清清一个大堂又只留下我一个人。我朝着那大堂后边鞠了一躬说：‘咱老石领教了！’

那个人骂我是傻瓜，
我在背地谢了谢他。
听了他的一番话，
懂得了他们的好国法；
懂得了衙门口没有穷人的路，
抬手动脚要把钱花。
懂得了不打粮也得缴租米，

該叫我的閨女往斗里爬。
懂得了霸占人家的大閨女，
不算欺負算提拔。
懂得了衙門人不論上和下，
都与那地主是一家；
算了吧來算了吧，
惹不起這伙狗忘八。
我不是沒有去告狀，
我的老弟：你看這官司怎麼打？”

(白)那小伙子說：“你們山西就是這樣的衙門嗎？”

石不爛還沒有答話，那個蒼白胡須的老漢就搶着說：
“你們年輕人從前沒有打過官司，不懂得這個。在咱們翻身以前，咱們縣里的衙門還不是這樣嗎？不差！老兄弟，
你還是接着說吧！後來怎麼樣？”

石不爛說：“後來呀，後來可就麻煩得多了：

三日的期限兩日過，
朱二黑送來個小包裹：
內里边一件夾袄一條褲，
一付簪環一對手鐲。
他說道：‘今天已是第三日，
想你也準備得差不多；
要是冇米就繳米，
沒有米就該藍妮她出關，
趁早點打扮起來送過去，

免得咱明天再罗嗦。’
那狗腿說罢揚長去，
倒叫我一家大小沒奈何：
二老爹娘干瞪眼，
小藍妮一旁把泪落。
俺娘說：‘今年的年景这么坏，
一家四口沒有吃喝，
依我說藍妮你就嫁他吧，
总比餓死強得多。’
藍妮說：‘忍飢受餓几情愿，
不愿去見那“活閻羅”，
索性死了也干淨，
只当我爹娘沒有生下我！’
藍妮儿說出伤心話，
疼得我心里似刀割。
我說道：‘你的娘死后只留你一个，
爹怎肯把你送給“活閻羅”？
今天我且不理他，
哪怕他明天把皮剝！
不怕他朱家勢力大，
一个命頂得他沒話說！’
我正和藍妮講着話，
我的爹过来拦住我。
我爹說：‘朱桂棠害死过多少命，

哪在乎多你一个扑灯蛾！
凡事要从实处想，
人家的势力大得多。’
我有个朋友叫金不换，
头脑聪明主意多，
他听说我家出了这场事，
就在这时来找我。
他说道：‘朱家的势力那样大，
你的人口又这样多；
要拚你也拚不过，
想逃走你也逃不脱。
依我看暂且忍一忍，
事情只能走着说。
听人说延安府有了共产党，
帮咱们穷人打破网罗。
去年冬来到山西洪洞县，
打了一仗退过黄河。
听人说老营扎在延安府，
也有人马也有家伙，
有一日来到咱这里，
管保叫朱家砸个锅！’
金不换说罢这段话，
蓝妮开口向我说，
她说道：‘那个閻王不好惹，

爹爹拚他拚不过，
你自己吃苦不用讲，
爷爷奶奶誰养活？
倒不如索性苦了我，
可以救活你们三个。
倘若是我到朱家死不了，
也许有金叔叔說的那一着。
我的爹把儿舍了吧，
等孩儿慢慢跟他走着說。’
大家說：‘如今只好这么办，
这个主意也使得。’
小藍妮哭哭啼啼把衣換，
我牽过老牛套上車，
催着藍妮把車上，
一家人哭得难分割。
藍妮說：‘爷爷奶奶自將养，
还不知后来見着見不着！
我的爹呀！你叫老牛慢慢走，
让孩儿多在車上坐一坐！’
咱老石大車小車都赶过，
还赶过一趟这样車。
赶着牛車送閨女，
送給了仇人去折磨。
那老牛摆着方步慢慢走，